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明史紀事本末 第一卷 太祖起兵

元順帝至正二年閏三月甲戌朔，明太祖起兵濠梁。太祖之先，故沛人，徙江東句容，為朱家巷。宋季，大父再徙淮，家泗州。父又徙鍾離太平鄉。母陳，生四子，太祖其季也。太祖生於元天歷戊辰之九月丁丑，其夕赤光燭天，里中人競呼「朱家火」，及至，無有。三日洗兒，父出汲，有紅羅浮至，遂取衣之，故所居名紅羅障。少時嘗苦病，父欲度為僧。歲甲申，泗大疫，父母兄及幼弟俱死，貧不能殮，藁葬之。仲與太祖昇至山麓，綆絕，仲還取綆，留太祖守之。忽雷雨大作，太祖避村寺中。比曉往視，土墳起成高隴。地故屬鄉人劉繼祖，繼祖異之，歸焉。尋仲又死。太祖年七，九月，入皇覺寺為僧。逾月，僧乏食，太祖西至合淝，歷光、固、汝、潁諸州。道病，輒見兩紫衣人與俱，病差，遂不見。嘗夜陷麻湖中，遇群潁呼「迎聖駕」，叱之，絕跡。崎嶇三載，仍還皇覺寺。時汝、潁兵起，騷動濠州，定遠人郭子興據濠州，元將徹裡不花憚不敢進，日掠良民邀賞。太祖詣伽藍卜，問避亂，不吉；即守故，又不吉。因祝曰：「豈欲予倡義耶？」果大吉，帝意遂決。以閏三月朔入濠州，抵門，門者疑為諜，執見子興。子興奇其狀貌，與語，大悅之，取為親兵。凡有攻伐，命之往，輒勝。子興故撫宿州馬公女為己女，遂妻焉，即高后也。軍中咸呼為朱公子。九月，元丞相脫脫既破徐州，芝麻李遁去，趙均用、彭早住帥餘黨奔濠，脫脫命賈魯追圍之。太祖與子興竭力捍守。時子興屈己下彭、趙，遂為所制。彭、趙據濠稱王，一日，執子興於獄，太祖曰：「吾受郭氏深恩，可不赴乎！」遂入子興家。明日，彭、趙聞，釋之。

三年春，元將賈魯死，圍解，濠軍士亦多折傷。太祖雖在甥館，每有大志，乃歸鄉里，募兵得七百人，濠人徐達、湯和等皆往歸焉。

四年秋七月，徇定遠，下滁陽。時彭、趙御下無道，太祖乃以七百人屬他將，而獨與徐達、湯和、吳良、吳禎、花雲、陳德、顧時、費聚、耿再成、耿炳文、唐勝宗、陸仲亨、華雲龍、鄭遇春、郭興、郭英、胡海、張龍、陳桓、謝成、李新材、張赫、周銓、周德興等二四人，南略定遠。定遠張家堡有民兵號「驢牌寨」者，孤軍乏食，欲來降，未決，太祖曰：「此機不可失也。」乃選騎士費聚等從行，至定遠界，其營中遣二將出，大呼曰：「來者何為？」聚恐，請益人。太祖曰：「多人無益，滋之疑耳。」直前下馬，渡水而往。其帥出見，太祖曰：「郭元帥與足下有舊，聞足下軍乏食，他敵欲來攻，特遣吾相報。能相從，即與俱往，否則移兵避之。」帥許納，請留物示信。太祖解佩囊與之，彼以牛脯為獻，請諸軍促裝，且申密約。太祖還，留聚俟之。越三日，聚還報，曰：「事不諧矣，彼且欲他往。」太祖即率兵三百人抵營，誘執其帥。於是營兵焚舊壘，悉降。得壯士三千人。又招降秦把頭，得八百餘人。定遠繆大亨以義兵二萬屯橫澗山，太祖命花雲夜襲破之，亨舉眾降，軍聲大振。

定遠人馮國用與弟國勝率眾歸附。太祖奇之，曰：「爾被服若是，其儒生耶？顧定天下，計將安出？」國用對曰：「金陵龍蟠虎踞，帝王之都。願先拔金陵，定鼎，然後命將四出，救生靈於水火，倡仁義於遠邇，勿貪子女玉帛，天下不難定也。」太祖大悅，俾兄弟皆居帷幄，預機密焉。國勝一名勝，又名宗異。定遠人李善長來謁，留幕下，掌書記，畫饋餉，甚見親信。

秋七月，太祖將兵進攻滁陽，花雲為先鋒，單騎前行，遇賊數千人，雲提劍躍馬，橫衝其陣而過。敵大驚，曰：「此黑將軍勇甚，不可與爭鋒。」既戰，遂克滁陽，因駐師焉。朱文正、李文忠來歸。文正，太祖孟兄南昌王子，先同其母避亂，與太祖相失。李文忠，太祖姊曹國長公主子。公主卒，其父攜文忠走亂軍中，幾不能存。至是，聞太祖駐兵滁陽，皆來歸，太祖喜甚。文忠年二，牽上衣而戲，太祖曰：「外甥見舅如見母也。」與流英皆賜姓朱。英，定遠人，父母俱亡，太祖見而憐之，令高后育之為子。

何世隆來降，並取鐵佛崗，攻三矢河口，收全椒、大柳諸寨。未踰月，彭早住、趙均用挾子興往泗州，遣人邀太祖守盱眙，辭勿往。未幾二人爭權，部曲乘而鬥，多創死。彭亦中流矢死，獨趙均用存，並彭故部曲，狼戾益甚，銜子興，必欲殺之。太祖憂之，使人說曰：「公昔困於彭城，南趨濠，使郭公閉壁不相納，死矣。得濠而踞其上，更欲害之，背德不祥。且郭公易與耳，其別部在滁者，兵勢重，可慮也。」均用悟，為少寬。太祖又賂其左右，子興乃得帥所部歸滁，稱滁陽王。時太祖部兵數萬人，悉歸之，奉其號令。居再閱月，子興惑讒言，悉奪太祖兵，又欲收李善長置麾下。善長涕泣自訴，不肯行。自是征討之權，太祖皆不得與，且日疏遠，而事之愈恭。有譖太祖戰不肯力者，子興信之，即令其人與太祖俱出戰。其人出未步即被矢反走，太祖直前奮擊，眾皆披靡，徐還，了無所傷。子興頗內愧。又嘗與三百人出城，顧聞鶉鴉聲，飛矢墮空中，心異之，遽還。俄而敵兵驟至，一無所獲。時諸將各有所獻，太祖所至，禁剽掠，有得即分部下，無所獻。子興甚不悅。馬皇后悉所有遺子興妻張氏。張喜，由是疑漸釋。

冬月，元丞相脫脫克高郵，分兵圍六合。六合遣使求救於滁。子興故與其帥有隙，怒不發兵。太祖曰：「六合破，滁不獨存，唇齒也。可以小憾而棄大事乎！」子興悟，問諸將誰可往者。時元兵號百萬，諸將畏之，莫敢往，且以禱神勿吉為辭。太祖曰：「事之可否，當斷於心，何禱也。」於是帥師東，與耿再成守瓦梁壘。元兵攻之急，每日暮，壘垂陷。詰旦，復完壘與戰。尋以計給之，乃斂兵入舍，備糗糧，遣婦女倚門戰手大罵。元兵錯愕不敢逼，遂列陣而出，徐引去，還滁州。既而元兵復大攻滁，太祖設伏澗側，令再成佯走，誘之渡澗，伏發，城中鼓噪而出，元兵敗走，滁得完。

太祖威名日著，子興二子陰置毒酒中，欲害之，謀泄。及期，太祖即與俱往，中途遽躍馬起，仰天若有所見，因罵二子曰：「吾何負爾？適空中神人謂爾欲以酒毒我。」二子駭汗浹背，自此不敢萌害意。

虹縣胡大海來歸。大海長身鐵面，智力過人，太祖一見語合，用為前鋒。

五年春正月，滁師乏糧，諸將謀所向，太祖曰：「困守孤城，誠非計。今惟和陽可圖，然其城小而堅，可以計取，難以力勝。向攻民寨時，得兵三千，號廬州路義兵。今精選三千勇敢士，椎結左衽，衣青衣，佯為彼兵，以四橐駝載貨物而馳，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賚將士，和陽必納之。因以絳衣兵萬人繼其後，約相距餘里，候青衣兵薄城，舉火為應，絳衣兵即鼓行而前，破之必矣。」子興從其計，使張天祐將青衣兵，趙繼祖為使者前行，耿再成將絳衣兵繼後。天祐至陸陽關，和陽父老以牛酒出迎。會日午，天祐兵從他道就食，誤約。再成過期不見舉火，意天祐必已進據，率眾直抵城下。元平章兀先帖木兒急閉門，以飛橋鎚兵出戰。再成不利，中矢走。元兵追至千秋壩，日暮，收兵還。天祐等始至，適與元兵遇，急擊敗之，追至小西門，湯和奪其橋而登，將士從之，遂據和陽。兀先帖木兒夜遁。再成兵既敗歸，謂天祐等已陷沒。俄報元兵至滁州，遣使招降，子興益恐，召太祖與謀。時兵皆出，城中守備單弱，太祖命合滁三門兵於南門，填塞街市，呼使者入，叱令膝行見子興。子興諭之，多失辭。眾欲殺之，太祖曰：「殺之，彼將謂我怯，故滅其口，是速之來也。不如恐以大言，縱使去，彼必憚，不敢進。」子興從之。明日，元兵果解去。子興急屬太祖率兵往收敗卒，仍規取和陽。太祖率鎮撫徐達、參謀李善長及驍勇數人先進。始知天祐已破城據之，乃入，撫定城中。子興屬太祖總和陽兵。諸將破和陽，暴橫多殺掠，城中夫婦不相保。太祖惻然，召諸將謂曰：「諸軍自滁來多，掠人妻女，軍中無紀律，何以安眾？凡所得婦女悉還之。」於是皆相攜而去，人民大悅。太祖既總和陽兵，諸將多子興故部曲，未盡心服，惟湯和聽命惟謹，李善長委曲調護之。太祖與諸將分關和陽城，諸將斃工未就。太祖作色，置坐南向，出子興檄，呼諸將曰：「總兵，主帥命也，非我專擅。今整城皆不如約，事何由濟？自今違者，軍法從事。」諸將恐，唯唯，由是皆奉命。

時元太子禿堅、樞密副使絆住馬、民兵元帥陳瑛先分屯高望、新塘、青山、雞籠山等處，道梗不通。太祖率諸將擊走之。元兵乘太祖出，復攻和陽，李善長督兵擊卻之，殺獲甚眾。元兵皆走渡江。

濠州舊帥孫德崖乏糧，率所部就食和州。子興故與德崖隙，聞之，怒，自滁來和。德崖聞子興至，即欲他往。其軍先發，德崖後。太祖送其軍出城，行三里，忽城中走報，滁軍與德崖軍鬥，德崖為子興所執。太祖大驚，亟呼耿炳文、吳禎，策騎欲還。德

崖軍先發在道者忿恨，擁太祖行數里，遇德崖弟，欲加害，有張姓者力止之。興聞太祖被留，如失左右手，急遣徐達往代。張姓者復諭其眾歸太祖，於是子興亦釋德崖去，既而達亦脫歸。

三月，子興卒，太祖並統其軍。時劉福通等立韓林兒為皇帝，號小明王，改元龍鳳，遣人至和陽招諸將，檄子興為元帥，張天祐右副元帥，太祖左副元帥。太祖曰：「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！」不受。

虹縣人鄧愈來歸。愈年十六，從父兄起兵，父兄戰沒，愈代領其眾，每戰必挺身破敵，敵軍中服其勇。太祖命充管軍總管。懷遠人常遇春，剛毅多智勇，膂力絕人，年二十三，為群雄劉聚所得。遇春察其多抄掠，無遠圖，棄之來歸。未至，假寐田間，夢神人被金甲擁盾，呼之曰：「起，起，主君來！」適太祖騎從至，即乞歸附，請為先鋒。太祖曰：「爾饑故來歸耳，且有故主在，吾安得奪之！」遇春頓首泣曰：「劉聚盜耳，無能為也。儻得效力於智者，雖死猶生。」太祖曰：「能相從渡江乎？取太平後，臣我未晚也。」

太祖駐和陽久，謀渡江，無舟楫。時廖永安、永忠、俞廷玉與其子通海、通源、通淵、趙伯仲、桑世傑、張德勝、華高等，各率眾泊巢湖，連結水砦以捍寇。會妖黨左君弼據廬州，永安等為所扼，乃遣使問道納款，太祖大喜，曰：「此天意也，機不可失。」即以夏五月，親率兵至巢湖。永安等迎太祖登舟，出湖口，至洞城關，已脫險，然未入江。蠻子海牙集樓船塞馬陽河口以阻。諸兵屯黃墩，會巢湖將趙普勝蓄異志，永安等密露其機。太祖遂聲言歸和陽，取舟同攻蠻子海牙，實欲以兵勢挾之。既歸，集商人舟，載精銳猛士，復至黃墩，督兵攻蠻子海牙。敵舟高大，進退不利。永安等小舟往來如飛，奮擊，大敗之。時湖口淺涸，會大雨連旬，水漲，遂縱舟至潯陽橋。眾恐舟大不能渡，比至，才餘分寸，永安等遂得入大江，從歸和陽，遂定渡江之計。

六月朔，太祖帥諸將渡江，永安請所向，太祖曰：「采石大鎮，備必固，牛渚磯前臨大江，難為備禦，攻之必克。」乃乘風舉帆，舳艫齊發，頃刻達牛渚。太祖先抵采石磯。時元兵陣於磯上，舟距岸三丈許，未能卒登。常遇春飛舸至，太祖麾之，應聲挺戈，躍而上，守者披靡，諸軍從之，遂拔采石，乘勝進攻太平。元平章完者不花、萬戶萬鈞、達魯花赤普裡罕忽裡等棄城遁。丙辰，克太平路。初，太祖之發采石也。先令李善長為戒飭軍士榜，及入城，揭之通衢。一卒違令，立斬之，城中肅然。太平路總管靳義赴水死，太祖曰：「義士也。」具棺葬之。耆儒李習、陶安等率父老出迎。安見太祖，謂李習曰：「龍姿鳳質，非常人也，我輩今有主矣。」太祖召安語時事，安因獻言曰：「方今四方鼎沸，豪傑並爭，攻城屠邑，互相雄長，然其志在子女玉帛，非有撥亂安民，救天下之心。明公率眾渡江，神武不殺，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，天下不足平也。」太祖曰：「吾欲取金陵，如何？」安對曰：「金陵帝王之都，龍蟠虎踞，限以長江之險。若據其形勝，出兵以臨四方，則何向不克！此天所以資明公也。」太祖大悅，禮安甚厚，由是凡機密輒與議焉。改太平路為太平府，以李習知府事，李善長為帥府都事，汪廣洋為帥府令史，陶安參幕府事。文移用宋龍鳳年號，旗幟戰衣皆紅色，蓋以火德王故也。

時太平四面皆元兵，蠻子海牙、阿魯灰等以巨舟載采石，閉姑孰口。而義兵元帥陳瑛先與其將康茂才，水陸分道，寇城下。太祖親督兵禦之，命徐達、鄧愈以奇兵出其後，設伏於襄城橋。瑛先率眾來攻，時有黃雲罩於城臯，瑛先驚敗，為伏兵所擒，太祖釋而用之。

八月，分命徐達等取溧水、溧陽、句容、蕪湖，皆下之。初，陳瑛先被執，太祖釋不殺，瑛先詐曰：「生我何為？」太祖曰：「天下大亂，豪傑並起，勝則人附，敗則人附。爾既以豪傑自負，豈不知生爾之故。」瑛先曰：「然則欲吾軍降乎？此易爾。」乃為書招其軍，明日皆降。蠻子海牙、阿魯灰等見瑛先敗，還駐峪溪口。諸軍進克溧水，將攻集慶路。瑛先之為書也，意其眾未必從，陽為招詞，陰實激之，不意其眾遽降，自悔失計。及聞欲攻集慶，私謂部曲曰：「汝等攻集慶，毋力戰，俟我得脫還，當與元兵合。」太祖聞其謀，召語之曰：「人各有心，從元從我，不相強也。」縱之還。諸軍克溧陽，瑛先歸，收餘眾屯於板橋，陰與元福壽合，因為書報曰：「集慶城右環大江，左枕崇崗，三面據水，以山為郭，以江為池，地勢險阻，不利步戰。昔王渾、王濬造戰船，謀之累年，而蘇峻、王敦皆非陸戰以取勝。隋取江東，賀若弼自揚州，韓擒虎自廬州，楊素自安陸，三道戰艦，同時並進。今環城三面阻水，元帥與萬軍聯絡其中，建寨三餘里，攻城則慮其斷後。莫若南據溧陽，東搗鎮江，據險阻，絕糧道，示以持久，可不攻而下也。」太祖知其詐，以書報之曰：「歷代之克江南者，皆以長江天塹，阻隔南北，故須會集舟師，方克成功。今吾渡江，據其上游，彼之咽喉，我已扼之，捨舟而進，足以克捷，自與晉、隋形同勢異。足下奈何舍全勝之策，而為此迂迴之計邪？」瑛先得書，詐不行。諸軍進攻集慶，瑛先遂與福壽合，拒戰於秦淮水上。諸軍失利，張天祐與郭元帥皆戰死。元帥，子興之子也。瑛先來追襲，經葛仙鄉，鄉民兵百戶盧德茂謀殺之，遣壯士五千人衣青出迎。瑛先不虞其圖已，與千餘騎先行，青衣兵自後攢槊刺殺之。瑛先既死，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。蠻子海牙擁舟師結寨采石，圖犄角，窺太平。

一月壬子，釋元萬戶納哈出北歸。納哈出，木華黎裔孫也，拔太平獲之，待之至厚。納哈出居鬱鬱不樂，至是，太祖召語之曰：「為人臣者各為其主，況爾有父母妻子乎！」遂縱之歸。

六年春，元兵屯采石，將士家屬留和州，道梗，常遇春攻之。遇春以奇兵分其勢，而以正兵與之合戰，戰則出奇兵搗之，縱火焚其連艦，大破之，蠻子海牙僅以身免，自是扼江之勢遂衰。

三月朔，太祖率諸將取集慶路，水陸並進，攻破陳兆先營，釋兆先而用之，擇其降兵驍勇五百人置麾下。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，太祖覺其意。是夕，令人宿衛，環上而寢，悉屏舊人於外，獨留馮國用一人侍臥榻傍。太祖解甲，安寢達旦，疑懼者始安。是月十日，進攻集慶路。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，敗元兵於蔣山，直抵城下。諸軍拔柵競進，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力戰，死之。庚寅，克集慶路，蠻子海牙遁歸張士誠。康茂才等帥眾來降。太祖入城，召官吏父老諭之曰：「元失其政，所在紛擾，生民塗炭。吾率眾至此，為民除害耳。汝等各守舊業，無懷疑懼。賢人君子，有能相從立功者，吾禮用之。舊政有不便者，吾除之。」於是城中軍民皆喜悅，更相慶慰。獲民兵五萬餘。改集慶路為應天府。得儒士夏煜、孫炎、楊憲等千餘人，皆錄用之。置天興、建康翼元帥府，以廖永安為統軍元帥。太祖嘉福壽之忠，為棺舍以禮葬之。

谷應泰曰：

明太祖之起兵濠梁也，鼓其朝銳，所向披靡。六年之間，北取滁、和，南收姑孰，金陵一下，天物克基，雖曰神運，蓋亦有人事焉。方其火光燭空，紅羅浮水，雷雨成塋，紫衣視疾，以至伽藍立珽之奇，黃雲覆城之瑞，論者嘖嘖，莫不謂生而神靈，天之所授也。然予以厚德隆峻，實則命世之器，非夫群雄草竊所能閤奸而覬覦者。觀其救民塗炭，除暴去苛，縱還婦女，不貪玉帛，納陶安之說，

進馮國用之謀，是其仁也。褒嘉靳義，禮葬福壽，赴子興之難，縱瑛先之去，是其義也。克太平而延見名士，入金陵而拊慰父老，是其禮也。還軍降定遠，移師救六合，借天語以拒馮毒，環宿衛以定反側，是其智也。擊海牙於黃墩，麾遇春於采石，坐叱元使者，不奉韓林兒，是其勇也。嗟乎！濠城之起，始於揭竿，乃能規模弘敞，有茲不世出之略，是則五德既備，百神自呵，而術數之家，沾沾以休徵福應為王者受命之符，則但知其得天，而不考其順人，良足哂也。

雖然，尤有異者，風雲之聚，杖策來歸，心膂爪牙，篤生江介。徐達、湯和起於同里，朱文正、李文忠與自戚屬，李善長、馮國用近出定遠，鄧愈、胡大海即在虹縣，常遇春懷遠之雄，廖永安巢湖之傑，一時功臣，人如棋佈，地皆錯壤，豈高祖從龍，多由豐、沛，蕭王佐命，半屬南陽，天生真人，固若類聚而扶掖之者耶！然而帷幄善謀，汗馬著烈，君臣之間，相需魚水，豈盡地脈使然哉，人材良足多也。